

客
窗
閒
話

客窗閒話卷二

鹽官 吳熾昌 薊斥 著

王夢蛟

長樂馮某操布業妻許氏中年無子遂娶王姬姬身具鱗甲文其母夢長蛟纏體而生者名之曰夢蛟記其瑞也歸時年僅十六未幾生一子名鐸許氏陽爲喜悅而陰實痛忌思有以中傷之王識其心故防衛惟謹母子不片刻離也一日許諭浣衣王懷子持衣

登樓當窗以瞭許潛躡其踪自後推其母子墜樓而
作驚訝狀馬聞之趨救王頭面雖傷其子則端坐無
恙馬察知其妻不能相容而畏之遂成悻疾其聘李
某目這方貿布回生平相與之至篤者泣告以故出
妾與子屬之李曰知己之託敢當重任但某無家室
何以安知夫人也馬曰予籌之審矣請以王姬侍足
下以存吾孤李推之不得厚嫁之帶其子蹀往逾年
生一子名之曰馬蓋不志其友之贈妾生子以誌其

恩義也未幾馬某卒而許氏亦願沛死李以馬贈嫁
之貲經營起家富甲一邑重聘延名師以訓二子恩
勤兼摯馬鐸得中永樂壬辰狀元其子李馬亦發解
李夫婦大悅分馬鐸以家貲之半俾歸其宗鐸泣辭
曰若非繼父何有今茲願以空身守先人廬墓李強
與之鐸以財產爲弟游場各譽且與改名曰騏以避
嫌疑戊戌李騏亦狀元及第未幾李夫婦以壽考終
鐸欲黜其嫡母許氏以王姬歸葬父所騏不願曰若

依况命則弟爲無母之兄於禮不順不得已陳情於
朝帝命禮部議曰王氏改嫁義已絕於前夫教子成
各理應隆以異數况李騏不能無母而馬某本自有
妻論婦道之有終應從後塋嘉英才之連青請錫榮
封事出劄問後不爲例議上封以長樂縣君諭祭塋

假和尙

金生者浙右人也幼患禿落頭無毫髮然聰慧異常
經史百家過目成誦臨摹法帖遍有名家真未易才

也惜好爲巧詐不務正業年十六入黌門試優等食
餼父母爲完娶後相繼而歿生益無拘束日與浮浪
子爲伍凡狎邪之事無所不爲未幾家業傾盡則婚
卉其親族朋友以博升斗如是者十餘年人人畏而
避之無可行其期詐矣蓋縷如丐室人交謫生亦然
曰大丈夫博功名富貴猶反手耳奈吾鄉人目小如
豆不識賢豪無能助吾入青雲者吾將遨遊四海以
觀之妻孥皆破涕爲笑曰博場妓館足下之青雲耳

累及鄉黨不爲少矣不自成立惟觀人有猶肆口譏
談能無汗顏所可取者不肯玷辱先人輕去其鄉而
爲流丐尙知羞耻是則足下之大志也生忿忿而出
遍求親友告以遠遊之意以妻子爲託曰以十載爲
期若不得上達誓不空歸衆皆曰十年則君之子亦
長矣似有跨壺之才君無後慮生曰吾子不過貴公
子之貌耳焉能清於老鳳衆笑曰但願如是我等十
年之擔瘡可息有生叩首謝衆曰毋匆促當爲君籌

畫旅費以壯行色生曰負累已多何可再搜卽此行
矣急奔而去途遇一僧醉臥於道身畔有擔生緇機
而嘆曰噫是可爲也隨竊其衣鉢並有度牒名曰悟
真因是周流於叢林間但可駐足無以發跡轉輾入
鳴東有古大寺者雄據一方爲逆都大邑之勝境也
時不戒於火琳宮瓊室焚毀其半其主持僧募緣修
葺尙無人應生周閱之曰噫是可爲也遂謁主僧願
留爲愛問客何能對曰吾乃粗莽利尙求能識字誦

經不過任洒掃執爨之事耳王僧留之令其入市買
物則哀祈閭閻中之能者爲之書單必詳列某物僧
若干共用錢若干交單時物既便直單亦明晰王僧
甚寵遇之如是者半載人咸知之真和尙之真無能
也莫不憐其僕誠惜其愚蠢生故作愁癯之狀以取
信於人於是潛置紫金衣鉢以篋藏於燬餘之佛座
下一日辰興冠毘羅服紫衣據大殿之基趺跏而坐
眾僧見之走報王僧曰悟真瘋矣笑述其狀王僧往

觀生徐起曰佛言在身不敢行禮王僧詰之對曰弟子於夜半夢釋伽牟尼降囑曰是廟之興惟汝能爲其勉力募化以結善緣弟子以愚昧辭我佛微笑以手募頂授以五色珠使吞之曰服此舍利子自能領悟一切法吾座下有正傳衣鉢亦以付汝是可取信於人也弟子覺而尋之果於蓮花座下得此敢不敬謹奉持以彰佛道請吾師號召施主以覩弟子撰文書榜以募善緣衆僧聞之宣傳遐邇於是男婦聚觀

者以數萬計生乃佈硬黃紙對大衆書疏其文如聖
教序之清麗其字仿多寶塔之端勁士大夫僉頂禮
佩服大衆無不涕泣贊嘆闕呼活佛施舍今後彌月
間未提堆積矣乃延善士以畫其事僉曰創建之費
雖數梁椽之材亦備何從得此大木也生日吾慧照
四方惟蜀山有巨林可采第不難往買而難於遞運
須廣大神通以攝之似亦可至也衆皆曰運大神力
非活佛不能生僞辭再三衆請益力生日姑以二十

高金易輕使之物俾予獨往獨來以成此善果眾皆
欣諾爲之置珠寶以行生出粵棄其緇素兼程入都
貨其珠寶豐獲贏餘值大捐例開生以原名納費得
太守人親奏對稱旨交部卽選餘得闈罷過其鄉里
僦舍與馬炫耀一時親友爭趨奉之生昔厚報乃携
妻孥之任緣歷盡艱難深知民間疾苦以清勤自持
故稱賢太守也

公大將軍延師

公大將軍某權臣也威震內廷勢傾中外庶司百察
莫不拱手聽命適其幼子需師教讀與公卿言及眾
皆唯唯時有江南沈孝廉因不第流寓都中覓節餉
口已託其坐師某侍郎尤為推薦適冬至朝賀之期
百官咸集大將軍復理前言某侍郎即舉沈生以應
大將軍曰為童子師以品行為要俾幼而習見師範
則長可觀矣此生端方否侍郎對以有儒者氣象大
將軍欣然許可侍郎歸召沈生囑令小心謹慎不僮

安視有方若得大將軍清目則功名未可限量也沈
感謝而退新正大將軍遣從官以名柬邀沈生至第
大將軍躬迎於堂專席南嚮命公子盛服拜師畢大
開筵讌聲伎襍奏賓主盡歡而止送先生入西園書
室三楹峰巒周匝林木青蒼室內書籍充棟陳設精
雅公子年甫六齡不過指教數字而已其供奔走者
蒼頭四人俊童八人晚入臥室牙床絳帳綉褥錦衾
並皆佳妙次日蒼頭痛長髯者至約視沈生體段趨

出未幾進貂裘金鶴服之長短適宜每日辰興則八
童齊侍其一首頂銀盆跪而請盥一執漱具一執巾
帕一執鏡奩一執香皂餘皆撩衣攝裳環伺左右沈
生平所未經者意甚不安諭之曰其以盥盆置架上
恐沾襦等衣也童曰某等受大將軍命曰事師如事
子大將軍盥沐皆如是也敢不勉効執事以速重愆
沈曰我所命與爾無碍童不敢違以梓楠雕架承之
沈正沐大將軍至見童不頂盆怒目視之向隨侍護

衛一頓首衛翰帶詣軍出未幾獻首惜前日某
童不敬先生已斬之矣沈大驚駭視大將軍色轉和
心始安大將軍喜古玩每得禹鼎湯盤之屬與沈共
賞鑑沈若贊嘆則曰先生欲之留此爲玩雖千金所
得者未嘗顧惜一日大將軍來與沈共饌飯中有完
穀沈出之大將軍見即首示護衛意護衛去未幾獻
首階前日庖人揀米不淨已斬之矣沈不勝驚愕視
大將軍談笑自若不得不勉強承歡逾月沈憶家中

所需欲支脩金與蒼頭商之蒼頭曰需若干請作書
呈大將軍沈請數十金連家書送去蒼頭曰已如
命寄江南矣未幾大將軍奉旨征西夷來辭沈曰先
生之品學予所敬佩今予承命西征未稔何年藏事
敬以幼子屬先生有不卒教者爲書之勿棄之而去
子旋師之日當有以報先生也沈唯唯大將軍去後
沈欲出訪友聞者拒曰府中出入皆有載籍按月錄
錄大將軍在時先生足不出戶今忽有是恐貽奴輩

性命之憂可已則已乞哀憐之沈知大將軍家
遂不果出次年應會試亦爲闈者哀祈而止沈愔欲
告歸又不敢拂大將軍命所幸四季衣服屢爲更新
而小衣十日一新至有饌則翻新出奇總無恒品不
第豐腴而已若悶時蒼頭望見顏色卽傳府中男女
名優並園演劇爲先生排遣則又樂而安之荏苒三
年屢有信致家中未得一回書深以父母妻子爲念
委院致意大將軍得還書意甚款洽上言亦謙退惟云

子報捷在邇請先生姑俟晤商可也又半載大將軍
獻俘還闕聖駕郊迎公事畢入視先生歡然道故並
謝勤勞之意沈未敢驟辭一日登假山閒步忽聞哀
痛之聲問童曰此聲何來童曰大將軍凱旋後在廳
事考功過定賞罰耳沈曰得窺探否童不敢違引之
徃潛伏廳後窺視見大將軍高坐庭下甲士森列所
執刀斧之光耀目兩旁司官按籍論功過其功多者
立易以應升之品服酌酒賜坐其過多者大將軍面

數之曰某戰汝失機宜某事承辦不力應辭任其哀
額不顧也護衛卽洗剝其衣推出門外砍首以獻惟
是大將軍嚴刻罰多賞少悲嘆不絕沈觀之慘甚不
覺首觸門屏而倒大將軍微聞之事畢退視廳後見
先生倒臥於地數童扶之不起大將軍親挽之入室
對客安臥喚僕速取安神丸以葢湯服之從容問曰
誰告先生俾警怯也沈思大將軍威嚴不敢實告因
徐曰聞公子之言以其愛子之心則無所責罰大將

軍唯而去忽有僕婦惶惶入室跪告曰公子干犯先生大將軍裸而鞭之將斃矣奉夫人命求先生速救之沈愕然曰我不能入內室其奈之何婦曰只須先生命蒼頭往喚公子則大將軍不能不釋沈如教蒼頭召公子來慷慨欲絕沈撫之徧體皆傷泣曰我冤汝矣命蒼頭攜公子臥具來與之同榻慮大將軍怒猶未息也逾月乘大將軍歡悅沈復以歸室爲請大將軍曰先生孝思子曷敢阻擇日盛饌大將軍欲親

送出關沈力辭猶依依不舍命公子代送登程之際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人鄉相咸設饌行則衛士前
驅止則館舍盛備所歷之都邑自節使監司以下迎
送惟謹至河干則巨艘十餘沈意謂一肩行李何用
如許舟車始問蒼頭則以單紙進點數之凡幾年所
備之衣笥及書室中所陳之物無論書籍古玩無不
載來沈笑謂蒼頭曰誤矣是皆大將軍之具何可攜
歸蒼頭曰大將軍命恐先生思念舊物故悉舉以贈

沈感其意請雖不得財諸物猶值萬計半生無慮饑寒矣及抵藉則都督率百官迎於舟中沈再拜以辭曰予小子其敢勞上官衆曰夫子爲大將軍上賓我等其何敢褻辭衆歸衛士擁護至第則舊宅全非門第軒昂居然巨室沈徘徊不敢入是時觀者如堵鄰叟謂曰封翁望即君久矣何不入室沈曰我家何在與笑曰即君開創大宅而謬爲不知也沈始故人迎於門者皆幹僕登堂則誥命輝煌入室則父母衣四

品服儼然命鄉沈趨跪膝下問所由來其父母詫曰
汝自爲之何一知沈實對以不覺之故其父北向
指曰大將軍成全汝可謂再造之天矣因云某年方
伯來謂老夫曰奉大將軍命爲翁改宅遂去舊而廓
充之老夫曰宅大人稀得毋寥寂方伯卽送僕婢若
千人井良田質庫以及陳設之物無不畢具旋得捷
報曰汝從大將軍西征以軍功得縣令屢次薦升今
爲觀察老夫婦皆膺封典惟慮汝在軍前懸懸而望

今汝歸來舉宅大慶矣沈感極涕零出見諸僕數十人
以次叩謁一老蒼頭捧檟跪陳數籍以告曰是皆
田宅人丁契券之屬大將軍命置者老奴已經理數
載矣請即吾檢收以便老奴帶衛士等回都覆命也
沈慰勞之受籍計點其值百萬乃啟謝大將軍自此
寂然亦無回首沈思大將軍權勢過甚慮罹黨禍不
敢出仕稱疾家居不數載聞帝愾人將軍遷謫吳地
百官交章劾其肆橫狀帝震怒命削職拿問過蕪即

沈賄通緹騎潛入舟中撫大將軍而泣大將軍笑曰
大丈夫視死如歸予卽不法實無悖逆第上怒不解
予固不望生還况予以儒生起家權勢傾百寮享用
逾萬乘得無盈滿之誅乎惟幼子託先生青目沈唯
唯納贖千緡不受入都帝廷期之皆承賜緡首籍其
家諸子弟皆遣戍遠方爲怨家所滅其幼子因無職
各得以脫漏沈聞之不勝悲感是夜突有比來流丐
二人入宅求見聞者與之錢不受丐曰但得一晤主

人死亦無憾沈出視之卽老蒼頭與公子也相對慟
絕遂匿以爲子以存大將軍之後

無真叟

浙人章生在閩游幕應臺濟縣之聘司徵收借渡重
洋方其入署時同事者欺其木訥凡寬房暢室可以
棲止者皆爲估去章生幾無息肩地主人憫之讓居
二堂左个噴囂甚衝步後圃以散其心見峯樓三間
左右有廊環以短垣地極幽雅而寂無人居如其

則鎖閉堅固莫知其故徘徊間有汲井人至謔謂其
緣始知樓爲狐仙供奉之所無敢擅入者惟主人行
香一開卽閉章生年已六旬向習莊老好談清靜亦
無所畏忌今得其地豈肯舍旃急與主人謀遷許之
遂啟關登除以安臥榻於層樓之下寓樸於廂肅具
衣冠焚香登梯見樓上清潔無塵中設一几一牌書
無真仙人之位章生再拜致敬而禱曰弟子某劣幕
至此與仙有緣寄托宇下伏祈庇佑如蒙不棄下愚

某亦好道繼與開其茅塞詔以自新則感受慈恩益
無既取自此安居樓下從公無擾朔望則具雞子清
酒再前祝積誠不解雖無形跡而風清月朗則聞
履聲寥寥自樓而下或散步中庭或推門徑去章生
益朝夕致虔哀祝前詞半載餘時值中秋天朗氣清
是夜設几席於院落樽酒盤殮將欲獨酌忽一杯旂
轉自移至對座而定章生見而喜急具衣冠拜請曰
仙人果憐下愚來格來饗某敢侍坐亦煮一杯敬謹

離睡則無音響又夜獨坐房中忽一座自移相並章
生益喜曰仙人來矣亟向座拜迎亦無他異章生悟
曰仙人屢顧而不接洽者必因有僕在側恐洩其機
耳次夜託故遣僕他室臥閉門而敦請忽座上有人
言曰先生可謂誠矣老朽久鑒賢衷惟不敢稍示異
跡以貽人口實耳今吾兩人相對可無他慮請言其
志章生竦然曰下愚久慕山道而無所遇意謂黃庭
道德諸經皆古之寓言耳今坐對仙人是必真實無

妄請明以教我對座笑曰老朽道號無真而先生從
頂之奈何章生曰請問無真之義對座曰卽如日前
之房屋器具真矣百年後安在耶父子夫婦真矣曩
日後何有耶世人惟其認真卽爲真累六慾得以牽
之三毒得以制之老朽無此故無牽制不過一閑散
漢尊之曰仙人則吾豈敢請以無真叟喚吾可也章
生曰叟爲何朝人以何成道因何不居山林而瀟跡
塵寰請言其故叟曰吾曾見宋高宗南渡至今五百

餘年矣自天台得道後奉天無命派司是邑印信故
不得不居此耳章生曰凡有衙門卽有印信其盡仙
人司之卽與自然章生曰何衙署中有彰彰供奉者
有默默無聞者與曰道端有淺深故靈應亦有隱顯
如世之官長有能自拙其能者赫赫爭先其拙者事
事退後亦由此理自是遂成相與無夕不聚凡章生
有憂喜必預報之有過失處必規勸之儼然正友
時因主人酬神演劇優伶數十輩爭媚幕中人有賈

祿者年已冠雖色藝未衰而人皆嬖寵幼穉祿竟無
顏軫鬱不得志嬰勸章生厚結之章生雖非所好因
叟意特愛憐之自愧饒頭不豐而亞祿時有請乞如
漫應之方無所設措而探諸床頭則必隨意得物以
與亞祿祿竟與諸釋伶爭勝有過之無不及感章
生其未幾劇散亞祿不知所往而章生亦不置章越
三載與忽謂章生曰吾將告別卜居貴冑世所之與
章生曰必守者不得辭其實即旣無志於可色夫

卽將舍吾非吾雖印章生訝曰何謂也叟曰足下卽
暮途窮不思歸故鄉而遑問他人閒事章生日子非
不願歸奈官場習慣覺家鄉之飲食起居皆不能如
意遲遲吾行職是故也叟嘆曰數卽數卽老朽竟無
可如何耶今有一物相贈務必隨帶勿離亦可倖免
飛一紙下章生拾視乃紹興客之販酒票也章生莫
知所以以敬叟故作囊佩諸內体曰請叟一顯其形
以誌別叟諾次夜設菓席於樓上遣從閉戶聞叟啜

入則視一老者回面大耳碧眼方瞳髯髮皓白着古
衣冠笑容相迎於是舉盃歡飲章生醉臥而斐逝左
未幾林逆起事攻城將殆章生易廝役之衣履隨斃
中人遁被林之黨匪擒得獻俘堂下林審之曰汝非
士著必官之親故僞裝而逃者章生聞道破其情陡
然失色一詞莫指林叱斬之左右應聲如雷方欲趨
縛忽林逆後有俊僧後生急步下觀半跪啟林曰勿
斬好人此章長者小人素識係浙產而在臺貿易者

被官負其賁本困守於此不識大王夫威故
能言耳林四搜其身左右索得酒票一紙以獻林曰
是沽客也索之命截其髮以隨吾軍於是章生得命
爲卒伍之勇養不能目脫數月忽聞傳呼曰亞將軍
閱兵卒卒伍皆跪迎章亦隨跪見騎從如雲馬上
年少將軍戎裝簡嫺媼見章生叱從人縛去章又
意猶死垂轅門擲而入將軍叱退從人免身而下曰
章先生誠亞祿否祿受先生忠效圖報者凡矣今而

遇先生始得伸祿之願亦屬天幸請先生居祿帳下
覓便遣送章乃詢祿何以至是曰祿與林王有舊別
後相招追隨左右於今三年頗邀寵眷章以林必無
成勸祿同逸祿曰是亦知之但林王顧我厚不忍舍
耳未幾拔章爲親軍與之旅貲遣赴閩城爲細之家
得渡臺而歸

薊州曰章生之所交者狐也兔也皆獸其体而人其
心故藉以免於大難吾不知世之與人其体其心

者相處不必避林逆之刀而殺之矣噫交遊者其慎
諸

磁州地震記

維道光歲在庚寅閏四月二十有二日戌刻磁之人
或甫晚餐或已宴息忽大聲雷吼從東南來莫測其
自天白地如人在鼓中逢逢四擊方咳愕間有若干
軍湧潰萬馬奔騰而地皆震蕩矣人咸爭先恐後扶
老携幼走避空曠之區亦如駕輕舟涉江海而遇颶

風上下簸揚浮沉倏忽俄頃間屋宇傾頽磚瓦雨下
木石飄舞飛灰蔽空惟聞男嚎女啼呼父母喚妻孥
之聲與犬牛馬驚嘶雞犬叫號喧嘩嘈雜莫辨誰何
夜半稍息復哀聲四起相傳覆屋之內顏垣之下裂
首破腹折骨殘支者比比皆是以是內外搶呼還避
悲慟也黎明觀城郭廟宇及官私房舍無一存者地
多圻裂方圓長潤尋丈不等均湧黑水挾細砂泛濫
於道而井泉反涸於是山陵分崩河渠翻凸橋梁盡

折坐墓皆平村庄道路不復可辨二十三日戌刻復
入動人皆野處依樹爲棲樹拔則人物僉滾男婦互
撞衣裳顛倒疎戚溷淆惟有架簫作廬掘地爲窟聊
以食息然而骨肉莫能顧朝夕不相保淒淒感感惛
惛朦朦無復人羣氣象矣旬月間猶或時動時止其
地陷之皆作空聲甚有軟如綿浮如沙者其人則心
胆俱碎面目盡黑稍一動搖無不相抱慟泣俯伏待
斃所謂民不聊生者莫此爲甚欽惟

聖天子視民如傷，恩綸疊沛，恤死賑生，葺城建宅，而
羣黎於是乎大定。惟坤土堅剛之氣未復，間或震動，
於今三年云。

黃州筠云：筆如環轉，備極形容，披讀一過，宛如目
指情形，使我心朋俱碎。所謂繪風有色，繪水有聲
者。

神童

神童某不知何許人，其父爲雉，商夥負商千金家貧。

無償託疾臥商頻來索不過綏延而已然積久難覆
鬱鬱真病矣神童時年七歲母卒僅依其父每見父
憂愁鬱結童亦咄咄書空忽大笑曰阿翁無憂兒有
法退此債且能使之助我家其父曰童子何知大言
不慚童曰無法可施之際請嘗試之如其不效不過
兒戲而已人不深責也請與我床頭錢一貫以圖之
其法效方敢告翁知也其父因愛憐故姑聽之童携
錢去鄰舍有爲優者子之欽曰後日汝裝魁星像潛

我房中有客推門則一頭其形隱我身附客去則我
遣汝御裝歸優語之童謂其父曰後日商王來翁告
以昨遣兒告貸親友有允諾者不知何日送來應問
兒翁即呼兒兒高聲讀若不聞也者商必親過兒舍
則遣之之法行矣後日商果來其父一如兒言大聲
呼兒不應書聲朗朗讀益健商笑曰肯讀書好兒子
我往見之至兒舍甫推門則有青面獠牙虎裳繡甲
之神執斗筆當門而立神光照耀商大驚而退思此

童至有魁壘後必大發欲以女妻之乃謂其父曰令
郎非凡品也我不敢動擾曷請來一見父又呼之童
始應聲出商見其貌既英俊執禮甚恭凡應對進退
無不動人敬愛者商大悅乃曰足下有寧馨兒不患
無振興之日我願與結婚姻肯爲我婿不但債可免
且親爲養贖與令郎讀書之費我爲備具其父喜出
望外扶床起拜童亦拜商歡喜而去翌日遣媒納采
商卽邀其父子去童聘延名師使童入學而父仍司

會計於是神童之名遐邇傳布採訪使者聞之貢入
太學後果大魁天下

鄉斤曰七歲兒能如是乎已具元魁之骨彼大腹賈
直爲其氣饑所取非優伶之能爲力也

時醫

吳某携李郡人也業醫兼設藥肆其邑幸有愛女墮
感胃之疾延之脰視用防風散服之卒幸怒命縛治
之幸素誠吏知風而遁越境乃免依妻父家逾歲空

遷他邑遂携眷歸妻弟送之復墜舊業其剏里鄉黨
集金賀之開筵招飲時已昏暮客皆據席闕飲興正
豪有叩門求痧子藥者王人不得閒囑其妻弟曰筥
內幾兩幾瓶紅色者是汝往給之其妻弟酒已醺隨
手撒一瓶開視皆紅麩包與其人而入誠畢客散矣
醫檢點器具見一瓶在外所盛者信石末也問何人
勸此其妻弟駭切我以為痧子藥給來人矣醫愕然
曰來者何人與藥幾許曰其人似營伍中者得錢十

餘文與藥二三錢也醫曰殆矣我之不得業是者命矣夫明日必與大獄身家其能保乎其妻弟曰無已姑乘夜潛逃以覘其變乃囑其姊居守偕醫仍遁當是時有都督某大將軍駐是邑得眩疾發卽暈絕惟以藥藥之則時時醒忽疾作爲幾其夫人命卒求藥卒因與醫新設舖藥必認真故買之而歸夫人莫辨急以水調藥末灌之大將軍腹中如雷鳴須臾起坐大呼妙藥妙藥夫人告以故呼卒入詢得其處曰

良醫也差非往聘之以除吾疾翌日命中軍恭將率
其卒伍奉袍服冠履白金五十往延先生中軍至則
藥肆已閉叩門不應喚兩鄰問之僉曰昨甫開張今
日又閉必遠鄉之人延去治療也然其妻在我等往
後戶問明以應台命中軍頷之鄰人疾呼吳嫂其妻
因弟誤其夫惴惴憂慄初聞門外傳呼聲潛窺之見
馬上長官同健卒十餘人盤詰鄰人知夜來事發矣
恐飲泣何政應門鄰老不得已越牆而語之曰官

奉有禮儀必無惡意嫂姑納之無禍及婦人者其妻
不得已殺門中軍入室陳其聘物笑問先生何往吾
奉軍門令其速赴召也妻心始安以下鄉對中軍呼
里長入使往尋之鄉老作函招吳醫同往見大將軍
開闢延入怡然請診醫於之實不知其疾之由來謬
以虛寒對云以茯苓桂附爲丸厥疾可瘳大將軍諾
語遽以百金與之曰詎爲藥資有不效者痊日重酬
醫唯唯而退謂其妻曰愈疾以信旣重且多天下之

大奇事也然不可再其將何藥以應命耶其妻曰獨
不延其親隨之人而探其疾源醫大悟以酒食交歡
於隨官始悉大將軍以卒伍起家方其戍守邊徼時
冬無裘衣朝夕以酒禦寒酒家用信石入釀飲之遍
體遽暖故寒士多從之及大將軍貴開府南方無此
等惡劣酒隨成眩疾醫會其意以滋補之味黍以信
石作引爲丸以進終一料而體竟變然疾不復發大
將軍深感之凡所轄四營八哨九十餘泚屬下將弁

無論男女有疾必使延吳先生愈則強之重酬若不
愈則曰吳先生尙不能治其命盡矣於是造請者盈
門不數年成巨業起大宅自爲門聯曰進退防風殺
命時來信石活人

蘇序曰勝者所用卽敗者之兵惟其時而已矣故當
世醫無定評忽賢忽不肖有幸有不幸疇能八岐潰
之奧而使蒼生無天札耶噫抱恙者實可危矣

僕婦梁氏江右人夫早故僅遺一子衣食無貲送
為僧而身為巨室備是邦風俗凡附近僧尼廟宇者
日給以飯月施之米梁氏之在其主家也命與布施
升斗恒滿故僧尼皆德之梁氏年逾六旬雙目瞽于
家資而遺之悵悵無依有觀音堂之老尼者素受其
滿施頽念之今既見為逐婦憐而收養為之祝髮相
依度日未幾老尼卒其徒主持廟事嫌瞽尼坐食驅
令他適又無所依飯哀泣於途父老見而憐之時值

有大五聖堂者爲惡丐所據肆爲小竊擾居民比戶
不得安父老與紳士謀俾瞽尼居是藉以逐丐是方
之人口施之食尼於是始得安居斯夕誦佛號足跡
不出外者十年雙目忽然明心胸了悟始一遊故主家
爲陳因果主家見其盲而復明咸稱異之不獨鄰里
執事願見卽遐邇聞之莫不欲識其面者乃與人言
禍福無不立應於是五聖堂香火大盛自命婦以及
小童子女舍尊之曰神師雖舍無筭卽其廟地制建

大士閣魏煥宏麗士大夫亦來瞻仰問道而尼但以
誦佛爲說其子僧亦皈依其母爲之執爨濯器殷勤
奉侍又十餘年壽八旬外忽謂其子曰吾將西歸在
此二十年攬擾塵居士須有以鳴謝期某月日齊集
閣前拜別也子諾傳佈揭帖至日來觀神尼化身者
男婦不計其數尼易新衣冠恭拜神佛天地四方舉
手謝時人似有所言其時人聲嘈雜不能聽辨尼乃
至閣前以蒲團當坐坐命其子進筆硯以大幅硬

黃紙布其前運筆大書偈子一十八首命粘於牆以
示大眾居然字畫分明多成句讀且協古韻人皆知
其尚不識字今作是舉動拜者崩角尼乃執香朗宣
佛號于聲香火及手內外烈焰大作頃刻坐化異香
匝地大眾泣拜助其子聚骨而爲之塔土大夫銘之
至今存也

或問曰奇哉不讀書而識字已屬難信況能作韻語
其爲荒誕也明矣勸序曰是不奇君子未之思耳昔

劍字者著韻本是憑空結撰至童話葩經更無傳授
遂成千古絕調可見人心本明愚夫婦悉具聖賢之
理晦翁云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
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老氏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
歸豈僅識字能作詩而已此尼二十年心無沾染自
然靈明來復洞見本真平八首偈子不過道其所道
何奇之有

客窗閒話卷三

監官 吳熾昌

魏元虛

魏元虛

魏紹子元虛江左諸生遊燕趙間以記室謀食爲保
嗚之古大士菴間舍三楹獨居無過特已旅食半載
行李蕭條困頓之狀親故白報值洋秋節月光皎潔
牖戶爲遊異圖一醉行數家咸辭沙故漏已三下榻
腹而伺入其寓臥室之閑已啟然燭輝煌魏疑居停

逐之以延他客也。忽然人窺，瞥見，雖女披服鮮華，搦榻而坐，見元虛笑立相迎，執愕然退步曰：「伊誰宅眷？」此僕之臥榻，實宿舍也。詎可誤入？女微哂曰：「親朋推子而無禮，妾懼阨窮，來慰寂寥，何讓之有？實告子勿懼。妾望山氏之齋前，生藉子替劫，今已道成，欲圖報耳。死聞益戰慄。女曰：子何怯？爲視妾，皆禍子哉。」劫轉念曰：驅沛之人，卽死於佳麗，亦得隨釋。然問曰：仙卿其將何以慰子女？曰：子亟闔外戶，移席於月光之下。

清談雅酌以舒子懷何如魏女命布設女携一笛至
中庭無何王丞家著珍饌醇醪皆採嘗而山女與魏
對坐舉觴互酬女曰妾係滌滌子前生爲幽蘭少年
與妾有舊同臥起時值雷叔妾避子身下而雷談殺
子妾得遺脫入西山修煉二百餘年南得正果知子
當於此來助子致身青雲以酬大德當其時清輝
朗照麗女光彩煥發治容姚麗國色無雙魏心動微
執之曰仙卿卽與僕有舊願修舊好結兩世之姻緣

女曰不可妾內丹告成脫披毛之体已得超凡焉敢
犯淫慾戒而墮落耶魏曰子前生以身替卿死倘甘
心焉卿爲予一破成烏得不可就這之女遙避曰不
但於妾恐利將以盜子之元精而絕驅命寧勿懼耶
魏曰木狂載籍仙女下嫁者比比皆是爾旣成仙体
何損而子垂勿深相女曰好色者不在乎淫子試思
接狎之從行衆氣弱情竭興衰有何意味莫若總其
秀象采其至神如對名花可玩而不可褻則意淡情

長况妾能與子清談作解語花樹不更勝耶魏不澤
直前抱之竟有影無形凜然而止女笑曰癡人仙伴
清虛奚能滌俗卽此可辭仙女不嫁之証也遂探筐
出青精飯共食畢歛器於筐出朱提一笏以授魏曰
聊以資旅食備寒衣後會有期勿塵念也一轉瞬間
女化清風去矣魏若有所失悵惘不已閱兩月資用
告匱正欲歎疑想間女已遙立案前低呼曰魏卽久
瀾相思良甚魏驚喜相迎責見竦之故女曰爲子籌

禦冬計已足跡遍三輔矣出金置几上皆細碎不成錠者囑曰以此卒歲諒不致饑寒也魏揖謝曰屢蒙惠賜感激難名第予聞仙人致富不难倘金穴可探曷不借予一游益佩卿德女笑曰癡人無論神仙不當作賊卽地下藏強亦有主者惟慕容劫掠之資與貪墨非義之財乘其數日未明時分潤些微斯不爲造物所忌安能暴富耶且富者多累今使子不饑不寒不與神仙等助魏曰是也但予亦爲丈夫自室家

而不能顯有學術而不能展仰賴仙卿實抱慚歎影
後將若何卿其爲我決之女曰獻歲後子之命逆享
矣何憂一席地顯達隨之將磨一命魏曰何從而可
女曰月正元日子之舊居停來已有位置當入刑襄
之幕其署西有窳室子可託惡竄之故而獨居之妾
將爲子謀入仕途也魏欲細詰之女已倏忽不見元
巨果有舊居停訪至謂魏曰敬爲先生推轂今刑襄
同察某囑迎文旌希卽金駕魏領諾旋赴襄國主人

甚喜惟先生命果得密室居之荏苒半載盼女無音
夏之夜納京小院瞥見天際微雲下墜女携囊索而
至魏歡喜欲狂曰囊中何物若是累累女曰予之終
身在是魏急叩其說女起而傾其囊白錢盈几笑謂
魏曰子前欲致富今且貴矣聞朝廷將開納資之例
予數應得郡叅軍而荐至令尹俟命下之日予作書
借動筒遍致舊好請助必無應者第爲博某某資益
否予以掩人耳目則羅致有由無突如之或矣冬仲

得宮荆湘間妾在邯鄲旅次相候魏不覺感深膠曲
跪拜南與而女已香矣未幾南河太工例闈魏如女
言佈置是年冬十月入都納資果得補參軍分禁北
東裝前往至邯鄲忽遇美少年策蹇追隨將投旅店
少年停騎問曰車中是魏郎否家姊致命請任大槐
老店在彼設餞也言畢捷馳而去魏知女所使欣然
前馳果見槐陰之下有旅寓甚清潔門無他客遂留
高樓宅而安置僕從於前託疾早臥剛月上槐稍香

風滿院女已至矣魏相迎入室女仍携筐設饌珍錯
讓陳相對而飲文曰予至楚方伯署東有宅一區係
妾親甲所居久無人取下榻妾有一函至彼祝而焚
之理宜相讓了債之價廉而宅精魏諾祈請女偕往
女曰妾貧俱有界限無故不敢逾越將請命所司再
往相探可也魏已微醺不覺情動把杯至女前跪去
曰僕久曠之夫望仙卿授我女躍登几而哂曰俗子
真難與交無已請還子床頭入魏登几女退縮依牆

而立魏突接其吻不覺觸鼻審之齋閉畫美人耳女
已不知何往魏哀祈不應嘆息而寢至楚覓得其宅
內外寬廣結構精緻依女言致祭焚香敬祝安居無
恙遂謁大寮及同官者數月忽家僮某來曰宅眷皆
至請往迎之魏方疑訝問其子亦至相將而往有巨
舫泊河濱儼然妻在魏登舟相晤各道別情研詢來
由妻曰郎遣胡僕以資來迎何自諱爲魏辯無其事
妻曰胡僕借來今日停泊時曰已至矣道即寓所甚

悉請先往報半日不回因遣僮隨兔尋之魏始悟仙
女所爲遂詳述其事均大感悅舍舟赴寓設仙女之
位而祀之載餘將至官某郡魏潔誠齋宿與女下臨
以問休咎夜半條聞步履聞帳而女在榻前魏起拜
曰大德成全舉宅被仙卿之惠愧無以報女曰妾以
報子子何言報從此至官後五年必荐權某令是時
官橐充裕可以休矣不然某年月日禍且沒家子其
誌之魏悚然筆之視女情甚依依益覺無媚超凡復

跪而請曰仙癖之惠我無窮感且不休復何他望第
不得一親芳澤終屬歎事女挽之曰子何惓惓於是
妾亦猶夫人耳若知子意不復得見子其願否魏曰
且收目前之急女默然俯首殊形羞澁魏樓之不拒
於是代爲解襦登陽臺波鴻游悲臻實境非復異時
空虛矣東方既白宛然在抱諦審之乃其妻也魏愕
然推之醒妻亦驚曰烏得在是魏詢其故妻曰妾安
臥室中漏三下如被夢魘至是方覺不知若何出入

也魏世視之昨所解釋者皆其妻之衣服自齋至室
軍門盡闢乃告以故妻曰即獲咎仙女矣於是齋焚
偕赴位前焚香謝過遂就官三載考績得列保荐又
二年權某縣令妻曰仙女所告之期至矣即無靈靈
魏卽日致仕甫回江左而白蓮之變起後任被難魏
聞之爲仙女立廟從此優游林下十餘載年逾六十
候有比人問至出書致魏曰予估客也而在保陽今
來江左行販有同客少年胡姓者囑携此書以救期

府幸已達即可甘報魏挽之不在開南別無片言僅
喪家之魂旛一具上書魏元虛頭銜知太數將終必
女爲預告巫治後事而破殯之日有女服縞素長號
而來至喪前俯伏悲慟魏孺人亟出撫詢僅存白衣
裳一襲而其人杳矣或曰是卽仙女出弔也

淮南醜密記

蘇家漢姓者淮南之巨擘也會助餉百萬賜頭銜二
品其起居服食有王侯不逮者戊辰之止于幕遊淮

上伴夏供商投刺約消炎會偕同事數友詣其宅堂
構爽塍樓閣壯麗姑無論矣爾客人蕭蕭委婉曲折
約歷十數重門入一院小山玲瓏供素簡茉莉夜來
香西番蓮數十種以白石琢盆梓楠爲架排列成行
咸有幽緻正南小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周匝閣中
窗戶盡除懸水紋蝦蟇簾箔望之泚厖縹渺捲簾入
內懸重思白雪景山水配以趙子昂聯句下鋪紫黃
二竹互織卮字地氈左右棕竹椅十六磁甃二絃榻

一以龍巖爲枕得棕竹方几一花欄細密以錫作
石面嵌水晶中莖綠荷金魚游涼可玩兩壁皆以紫
檀花板爲之雕鏤山水人物極其工緻空其梁以通
兩夾室室中滿貯香花排五輪大扇曲室皆運輪磚
軸風從隙入閣中習習披香忘其爲夏未幾肅客入
苑因印整蓮環亭臺雅麗目不暇給於是繞山穿林
前有平池碧玉清波中滿栽芙蓉紅白相間灼灼亭
亭正含葩欲吐時矣綠堤而東千樹垂楊之下別有

勛室渡板橋而入爲頭亭爲中廳爲稍棚宛然大平
艘皆以鐵線紗爲屈延入荷香清芬撲鼻其倚棹處
湘妃竹簾杏花磁而爲之艙中兩筵已具肅客就坐
筵上安榴蒲荔良梨火棗蘋婆果心密瓜之屬生非
時物其器具皆鐵底哥官沉香檯每客侍以雙蓮
一一執壺漿一司供饌饋則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盃
冰參以外既坐鹿鶴熊蹄象白珍錯畢陳然其進玉
妙舞清歌道魂奪魄酒數行熱甚手命佈雨未幾甘

霖滂沛煩暑頓消從窗隙窺之則池面龍首四出環
屋而噴宴畢雨止予潛察龍之所在則泮夷製度爲
之掉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也嗟乎佛僧耳
而享用逾王侯何德堪此今之疲乏有以致之執業
者其戒之哉

某駕長

拳勇之技拙推少林僧今則散見諸方叢林中往往
有能者然其道甚狹稍有逾已者必求勝而後已惟

遇超軼絕倫之輩則甘拜下風矣海昌有游方之醫
王姓者奔走江河間獲利漸豐遂止於家鄉設肆貨
藥時有游僧來市上托紫石鉢重百觔八肆宜佛號
琴索不遂輒以鉢置櫃上張拱合掌叩門外人無能
出八者市人憮苦之不得已滿其願則又過一家次
第至藥肆索百錢王僅與三枚僧怒將舉鉢壓其櫃
王接而擲之拋出街心石爲之碎觀者譁然僧惡顏
捨破鉢而遁逾載王將赴吳下置藥材喚吳江小舟

舟子二一爲駕長一爲同夥刻舟之際似駕長方插
非槽脫卽篙折其夥怨詈之恆忍愛也惟張帆時則
駕長右手執索左手持柁以足代篙四體並用無不
恰當其夥得臥而觀之故相安也越三日晚泊姑蘇
城外之靈山寺起雙玉觀月明如畫六岸閑玩有僧
立寺門外審視王呼曰客非海昌藥肆之王居士乎
士曰唯何以相識僧曰予前年托鉢貴鄉領教已深
今幸至此實有天緣予師慕容客久矣請奉玉趾方丈

一叙王曰諾姑俟我返舟俄畢而後會導師也僧喜
反奔入內王歸舟潛然泣下駕長見之曰客何悲爲
王語以故曰入其玄中必無生理駕長笑曰既能擲
鉢何懼乎禿吾技廢已久今請助客王曰我旣犯僧
死由自取予何爲哉駕長曰吾樂此死亦無怨恐僧
不吾較耳請假衣冠以師弟稱若角技時必呼吾先
可以無事王諾之遂飽餐偕往入門羣僧笑迎曰客
信人三 袂首座出接中庭視其人身高七尺有餘

臉橫腰闊氣概頡頏豪已望而生畏肅客入方上坐乃
自前者小徒蒙賜教老僧夙夜在心冀圖一遇今既
垂顧請至藝圃仰瞻絕技王唯唯於是羣擁入後圃
有地一區高垣圍繞僅通一門亦甚堅實圃南包大
殿之後簷爲圍武廳事勢甚雄偉柱壯兩窗從高三
尺隔以石欄有椅二首座與王對坐宏敞十餘皆智
獨持仗站馴矣羣呼曰來來來王謂首座曰請徒處
徒對師與師對我命弟子先戲可乎首座曰駕長轎

執清癯漫應曰何爲不成請賢弟平生慮有傷胸毋
自慚也駕長亦已釋服曰禿有賦形出瑞吾衣必詩
藏之乃躡身抱大照之後扛起尺餘將以震動碑瓦
齊鳴以左足掃礎倒置衣其下以右足扶直之仍安
柱轉身呼闕聲若巨雷於早名座及寮僧咸股慄膜
拜曰我教中韋馱天首旋乾轉坤之力不過如是僧
輩肉體凡庸何敢相角若尊客一揮肱則傷成糜粉
情甘降服不敢再言技勇矣王與談自原大笑對焉

屏氣肅候延至方丈待茶畢王告退首座與寮僧盡
易法衣執旛幢以王返舟謂駕長曰壯士之力天
下無敵盍不入營爲伍則顯職立至請以資助聊報
大德駕長曰嘻若若不爲顯職亦可小康何至操賤
業客尙欲吾博顯職耶王叩其舊職及里居姓氏駕
長不答王稟懇報以百金亦不受及置藥回逢人迹
且感云

張慧仙寄外詩記

意仙張氏女名姪保陽龍人其父紉工也母氏胡因
乏嗣禱於子母宮覲太君側垂髫侍女娟好戲謂妯
娒曰得女如是縱不得男亦足矣妯娒爭以赤繩繫
上偶臂而祝曰而母欲之盍隨以丹乎是夕胡母感
而孕彌月姪生眉目清秀聰慧過常妯娒皆賀曰仙
女來矣後日不知誰幸而作劉郎也有滇南馮進士
者作宰畿南臺而致仕偶至紉肆中見女不竟潛潛
泣下其父訝曰何以觸使君怒馮曰不老夫有女

其其丰裁與而女埒爲老夫所鍾愛不幸天逝隱痛
於心今親而女得不感慟耶問女年幾何曰十二歲
矣問近習何事曰學刺綉耳問識字不曰願學而無
師資琅去對答聲若洞簫焉叟大悅問願爲老夫女
不媿去不答以目視父焉叟曰老夫年屆八旬願不
足爲爾父耶其父曰吾齊小人何幸而與顯者親恐
若母不忍含耳焉叟笑曰吾豈奪爾女只謂老夫父
老夫當日至而拜教之讀以成其志而慰老夫之喪

其耳父女喜諸自是馮叟日臻拳拳訓導女慧甚過
白成誦不二年而通韻語書習越文敏閑邪公家傳
居然堪秀馮叟字之曰慧仙越三載女年十五秀若
幽蘭凝同春柳直可付蓮臺舞掌上矣問字者踵相
接其父母皆無所許可媒者曰富商大賈能製帶兩
老一生衣食不盡者尚不之許有欲歸主孫公子耶
寧不思門第懸殊唯相匹偶恐物以類聚乃作緝江
婦悔之晚矣母曰咄吾女縱無夫人相必爲才士妻

豈可配癡騃漢使失所天耶此声一播於是遊士博
宦皆圖之時有北河刺史天水明府以重資贖少
人圖中飽者引二宦鬪之皆相見恨晚刺史先以于
金使强有力者要其父父心動成有日矣焉妻聞之
怒謂其父曰若欲售而女耶何爲以弱息俾老奴使
茹恨終身老夫且不忍親生者忍諸直非人類矣卽
以告女窺其志向女聞之則大啼不食數日作絕命
詞曰蘭有芳而被折兮象有齒而焚身予小草之不

若兮何見厄於紫宸父母大恚面誓而謂絕之使女
自爲計遂深藏斗室羣書與異人皆不得輕見矣先
是有延陵生者衿懷傲儻學究大人兼悉 熙朝掌
故游幕燕南因覓紉時至女文肆遇馮叟縱談子史
百家旁及天文星數之學娓娓千萬言聽者忘倦馮
與心領每噴噴稱嘆曰不世才也終出書翻雲覆日
也中物哉時女年十三四支頰聽講至會心處笑厯
頰開疑眸屬目生雖好之無容容焉及宦至既不詳

借游士雖欲委禽父母又不敢主悉與女謀女皆却
之延陵生之或慮生壯年無子私與女父謀父知生
才有允意恐女未必諧歸而洋述之女首肯者再父
喜出意外以告戚戚以語生生搔首曰子無釜屋奚
以裁婚戚曰是宦室豈門富商大賈求之不得者今
女莫先生才已首肯矣奈何却之致負知己生曰果
爾試以翡翠雙條脫爲聘其父母願則從之不則置
之子無長物亦不忍負之也戚復往旣而特庚東報

尤一無所求生雖然喜曰予自謂窮措大不足人齒
數竟爲彼美垂青咄咄奇遇卽登大馬玉堂不足過
矣將雖納聘而無資以娶舍潁川使君約生幕遊韓
魏間與女音問間隔而嫉忌者欲奪女志藉其黨揚
言於其父母曰延陵生者年逾強士家有悍妻者子
是以浪跡江河携而女歸必爲魚肉且造側室之美
不如某某者貌潘安而富石崇爲貴遊此等真快婿
焉奈何不與衆議而與兒女子謀以敗其成儼哉今

幸聘而未娶尙可改圖其父母惑將悔之女微聞復
飲泣不食病幾殆父母懼委姚探之女曰見已受聘
可再議耶使謬言實兒之命也不實亦兒之命也莫
受他人誣必欲悔之見誓終身不嫁父母知女志不
可搖遂息異議逾年生於樂邑密邇保陽遣媒納徵
綵車繼至冠蓋如迎供帳紛華陳設眩耀其父母大
悅謂女曰婿固不負吾家兒之目力遠出我二人萬
萬矣女赧然曰此不過婿之小遇尙不足以展其大

才也快心處請俟異日定情之夕女謂生曰聞郎有
妻子果不生曰妻則有之子猶未也女曰然則迎以
北來妾願以嫡禮侍之郎若以妾故而舍是妾負心
焉生泣然曰子妻身抑沉疴不能生育爲妣續計故
娶卿耳豈負妻哉請卽發使比至而正妻已逝生哭
之慟女百計慰解自是情好彌篤所至必借南歷恒
山東游孤竹徜徉千里間已四年矣會生有自北之
行關山險阻不能同車女作閨詞七章寄之其詞曰

一問郎指日出邊關強作歡顏淚暗彈叮嚀再三無
別語頻織錦字報平安二目送蘭輅過短亭妾心共
逐馬蹄征搦舉飛渡關山處環繞深閨得得行三遣
愁女伴晝相過長夜漫漫可奈何欲使斜輝永不昧
倩誰借得魯陽戈四吹罷銀缸赴黑甜只期飛夢到
郎邊惱人偏是中天月半榻清輝映獨眠五聞說風
高塞外天綿衣製就又添綿阿嬈莫笑羅襪甚郎識
癡心總愛穿六家書一紙達粧臺喜極翻將清淚催

只當與郎同絮語
沉吟反復百千回
忽報郎君返
故鄉忙開鏡匣理新粧
豈知小姐傳言誤
依舊和衣臥繡床

白安人

鍾俊浙人幼業儒
父母早故孑然一身
教讀以餬口
親戚故舊皆遠之年
二十餘獲一芹戚友
稍禮之然無與婚媾者
繇居下帷刻志勤學
未幾登賢書授南宮
入殿當經堂中爭欲
聯姻俊謝曰予貧猶
昔臣亦

未成何以家爲時有山右富室官侍衛者白姓有女
及笄因乏嗣欲贅清華之士爲婿彼鄉人以其武職
慮女有赴赴風莫願結婚者後於同年席間遇白談
相洽詢及未婚故白卽囑同年爲媒後知其豐於財
欣然許諾遂贅也女貌婉麗夫婦相得甚歡旋散館
後銓得南都宰將至在白因愛女遠離盛備奩具賸
以婢僕百餘雇羣艘山水路行運奩之日自京至通
四十餘里絡繹不絕於道者翌日始畢白送婿女至

河干珍重而別於是宵小覬覦羣謀肆劫但知其多
侍衛家丁恐有能者不敢遽發以小舟追隨而下及
官船晚泊處俱在通都大邑無可下手然一路知風
羽黨日夥矣夏初舟抵維揚是夜月朗風清江波恬
靜俊與白安人舟中對奕思乘月色啟行飭僕叱舟
子連檣而進盜聞之大喜投其魁偽鎮江王者揮百
餘艇胡哨而來舟子聞哨聲咸號呼曰巨寇至矣奈
何諸僕駭占主人俊不勝戰慄泣曰堪家休矣安人

微哂曰小醜何敢跳梁婢子足以退之耶何懼爲遂
命僕令舟子停帆將羣艘一貫鎖連官舫在中燈火
俱息男子均伏匿不動安人呼婢十餘人來前皆已
易短裝黑表黑襪望之如墨各與棋子一握密囑數
語曰速退小偷毋俾登舟若驚官人惟汝等罪婢領
命而去安人遂自起易烏緞袂袴以青絳蒙首掛鐵
丸囊後視之目立周揚英武之概另具風流非復平
時孱弱矣浚曰夫人將何之安人曰禦盜耳卽如不

具借往觀之後見指插自如胆猶壯遂携手伏艙門
內靜無喘息未幾哨声逼近盜舟合圍焉彼見巨艘
聯絡若索戰然而無一人在外懷疑未決相持既久
竟無他異乃命酋長控鈎持刀躍上未及登舷皆被
飛子中要害墮江而斃已數十人賊帥怒自携大盾
挾白刃飛登中舟竟盾上砲子雨下始知擊者在
於是蒙首俯身纔欲入艙安人手發鐵丸中盜頂撲
跌入江衆呼曰大王殆矣皆瀾水搶護而遁羣婢咸

集安人命舉火厚賞之叱舟子舫舟前進後大悅揖
而請曰夫人是何神術治大盜若小兒然誠乃將門
之豪傑也安人曰無他妾父好馬射家有閒園一頃
糞以長垣中具馬道箭廳正以妾置廳事觀妾時
尙幼戲以石子擊射鵠父笑曰兒欲爲此吾以銀爲
的能下者予之妾樂此不疲與羣婢日擊至二三年
百發百中父又以紙作人畫周身穴道命擊其穴亦
無不中繼又以牛草爲人畫穴於背命以鐵丸穿之

習四五年則所發皆洞父笑曰女將軍天下無敵矣
故侍婢背舛歎廢如是而已無他長也後曰棋子微
物何能殺人安人曰孰是法者粒米可以殺人况棋
子乎彼所擊者非穿太陽穴則取二目子已入腦能
不立斃乎後曰臨陣命矣然婢伏何所而賊不覺安
人曰婢猿懸椽巔俯視明而用力遠故無不中其要
害且黑衣於木色等夜色朦朧故盜不覺也後曰夫
人伏旃內何預知賊首之必登中舟也安人而唯

較羣舟大而有儀仗羣盜四面受虜必料中舟爲王
賊首必欲破之旣登卽知擊者在上不意妾在下也
故幸中之俊不勝嘆服曰夫人真孀子寡之臣節也
智勇無雙僕何福而遇此及抵官六載任滿謫首邑
時有軍功參戎許傑來鎮南都與俊投合約爲昆李
時相過從盛夏解衣而不釋便帽俊竊疑之及俊得
保荐將入朝傑具席餞行飲已酣俊問曰大兄嘗暑
不去冠何也俊曰旣爲昆李事可無諱予大江巨盜

也因劫官册被鐵丸擊頂去片骨幾殆幸寇中有兒
腦丹治痊然不可以風故不釋冠俊日以兒勇畧冠
三軍何見傷於官册傑笑曰此予之恩人也曾訪册
中能者係少婦予喟然自失去盜不爲投邊營入伍
屢上首功五六載進膺是職皆由一擊玉成之此婦
非予之恩人耶俊曰知恩人何在傑曰閭閻中人何
從物識俊笑曰兄勿罪是弟婦也傑駭然起具衣冠
請誼俊命僕傳請安人出傑見其弱質盈盈不豐

拜稽首曰此天人也天命誨子矣凜然而退

齊叫化

齊丐不知何許人江浙謂丐爲叫化因以爲名其爲異似顛狂而實好義恒乞食有餘則與同丐中之病不能行者故羣丐皆推尊之曰者齊食於喪家果腹而回對睡郵亭悠悠自得忽來一丐蹴之起曰汝非齊叫化乎齊張目熟視素不識者曰呼我何爲來丐曰吾向知汝好義今有一技傳汝願學乎齊曰願來

以出紅丸曰食此能知人病之所在齊立吞之又受
之針長尺許曰既知病源以此刺之無不立愈恍
然大悟踴躍狂笑而來丐已逝遂遊行鄉市遇跛者
針之卽平遇聾者針之卽明遇因風而啞者針之卽
能言於是齊叫化之名噪傳一時所到之處病人環
伺之然齊必擇人而施其貧者不必求而治之其富
者必焚索滿意而後投針日得數金呼同丐遍散之
不藏分毫有典商某因風致疾右臂已麻百藥莫効

聞齊名使人遞至示之臂齊曰易耳必子我百金則立能復舊不則半握而已商不得已與之齊針其肩成巨孔曰不可封穴俾風從此出颯颯有聲而臂卽運動自此逢節舉發則風從穴出颯颯有聲而終身不復病矣齊得金濟生葬死數日立盡又與羣丐游於村巷見殯者四人輦一自不棺血漉漉下齊熟視而呼曰若奈何殺活人於棺中耶旣露我等自當爲復仇揮丐羣圍之棺不得行輦者曰毋得鹵莽死者爲子

婦因難產胎上攻心亡已週日矣齊曰必啟棺予我
觀之輦者怒正喧爭間有識者曰此齊叫化良醫也
汝盍啟棺伊必有說輦者大悅以棺回家出其屍致
室中齊以針刺心下喚眾出曰速命婦女伺之將產
矣眾退媪入哇然一聲子產而婦醒齊大宗不索一
錢掉臂竟去有金宦者家傭少婦暴死於室不知所
以官人僉曰齊叫化必能活之於是厚給而者尋之
至視少婦笑不可遏曰伊夫何在速呼來也可治瘡

家郎喚其夫至者曰我活之必重酬我宦者以巨金
置几上曰若能立活卽持去齊又大笑針少婦之腹
謂其夫曰我拔鐵針出汝以肉針入卽無恙否則雖
醒不久也其夫忸怩應之遂去針纒金推宦者出友
聞其夫曰莫管莫管我問官何不謹於房事而令少
婦潛覩致成慾閉耶宦者愧謝之齊大笑去或病家
爲父母故衣冠設席延爲上賓齊來大怒不顧而去
問其黨姦曰欲得其歡心須以矮几席地豐以酒肉

俾獨據而食之則高歌喜笑矣試之果然時有與吐
化同姓者少年業儒娶婦恠甚督遇所歡忍之不可
去之不能徘徊門外悶極而倒齊適過之爲針其胸
叶痰升餘而蘇對齊痛哭齊却其故悉告之齊大笑
曰易耳汝呼婦出我爲治之少年喚婦齊突前以針
刺小曰婦大驚反奔入室卽病病已人道遂閉但能
溺而已少年感甚舍家覓齊得之拜謁於地願投膝
下以從其業齊狂笑曰我無妻那得有子能我無子

繼我業者卽我子也汝能叫化乎少年曰子何敢改
父之道齊曰我無家容我身者卽我家也汝能罄
乎少年曰兒因家累何用家爲齊大笑曰好好以杖
與篋授之曰從我游悔則殺汝少年敬諾遂飄流三
江兩浙間勤爲服事居然父子間數載得其按穴針
刺之法齊曰兒業成矣雖不若乃翁已超於凡輩可
歸而家致富不難以針授日報汝辛勤箕裘勿替矣
我將有遠行兒柔弱不能追隨盍去諸少年不忍涕

泣請從齊怒曰違我教大不孝揮羣丐驅之齊狂笑
而行走如奔馬瞬息已杳不知所終少年歸其婦尙
在室已改行爲良家業不墮見夫歸泣告之悔少年
尋其原穴反釗之人道復通遂爲夫婦如初旣而有
子因世業釗醫云

鄭斥曰按古律有幽閉之法以治蕩婦蓋女人陰內
有羞秘骨下之如閨卽不通人道齊丐所行或其法
也但能閉不能啟若得齊丐之道啟閉自如則游子

咸得封誌其婦天下省無數因茲釀命案矣

八松墓

歲在庚辰余自滄州言旋保陽道出河間驚砂夕起
宿鳥歸林將接旅舍遙望荒烟古墓中八松環繞鬱
乎蒼蒼宛若張蓋亦似游龍余心羨之喟然而嘆僕
夫告余曰此有明義士某公夫婦之塚也當義士在
生之日開張旅舍東西南北之人投止者不知凡幾
一日客去掃榻於塵埃中得布縛一囊內盛白金五

百義士奉之入室謹藏箱篋中其妻亦莫之知越一
載有客蒞止入室痛哭義士駭而問之客曰我某省
之布商夥也前歲將暮僮俸之間擁三千金馳回鄉
里比及黠交主人則失其五百商王怒我無以對故
座償之不足質其妻孥與主情願效力五載以補其
虧主知我素不爲非憐而矣之當是時茫然不知銀
之失於何所今入此舍不覺心動感觸而悲非有他
也義士曰客之囊有字記乎對曰鼎盛字號曰銀有

數月平對曰整寶十枚曰然則客毋悲也原物在請
自驗收乃以囊還客客見囊金如故不覺歡欣載拜
願以牛酬之義士不許感激涕零而去未幾偕其主
來願識義士曰我聞人多矣從未有寒儉士而五百
金不足以動其心者我願以兄事之請言所欲義士
笑曰老夫年已過臣膝下無嗣多金何爲縱彼蒼憐
而富我且願辭之豈閣下能動我所欲乎商主曰我
知之矣再拜而退乃覓女子之温厚端莊者以重價

購得載以贈義士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兄必從我
言納此以歸善人之後非敢言報也義士之妻亦諄
諄勸留不得已徒之連舉丈夫子七旬而有八男且
俱敏於誦讀先後登進士翁年九十外夫婦齊眉猶
及見八子之齊登利用及其終也布客之子適過之
欲以表意乃購異松栢其墓越三百餘歲而益茂且
有神物護之採樵者不敢近云

義丐

丐某燕人也才去一身游食市閭飽則止此名乞丐
康衢古木之陰詡詡而睡一日有策馬而馳者顛播
囊裂落寶銀二枚於道丐呼之不查狂奔而去丐乃
拾之自忖曰吾其以此易錢乎彼肆主必疑吾爲盜
何以自且緝捕者見之必攘去卽不去同儕見吾
多金有不思殺而奪之者乎去則此認基也不如獻
諸官以脫吾身非曠去自得之道乎遂投獻邑宰奇
之曰得遺失物者給之半此律之明條汝其受諸丐

四首曰小人無罪懷寶其罪誦之者矣非所願也宰
益奇之適金主馳歸呈訴宰語之故還其寶物金主
再拜曰小人何幸而值此義士衆之所慮者無宅以
庇身耳小人願助之置宅宰曰能如是乎余亦欲紀之
賢不以旌其善乃呼里表爲之謀宅於市廛置其立
業也且表之以額曰拾金不昧

蕭丘曰義者開國成家之至寶也昔孟嘗市義而安
其身曹端假義以叛其業波而且假者天尚許之况

皇堂義氣之出於天性者乎一以裕後一以發身其
真州之信無疑義